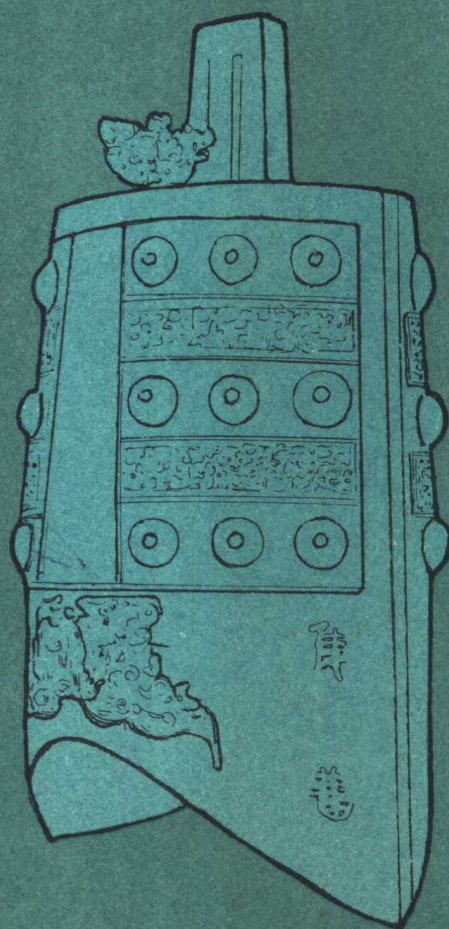


古文字研究

張頌



古文字研究

山西省文物局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合编
中华书局编辑部

第九辑

中华书局

古 文 字 研 究

(第 九 辑)

山 西 省 文 物 局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合编

中华书局编辑部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胶 印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1/16·29 1/4 印张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700 册

统一书号: 9018·145 定价: 5.65元

目錄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紀要（大會秘書組）	一
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王文章）	一五
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詞（日、好並隆司）	一七
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詞（美、倪德衛）	一九
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詞（日、高嶋謙一）	二二
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詞（美、倪德衛）	二三
附：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宴會上的謝詞（日、松丸道雄）	二三

牢、牢考辨（姚孝遂）	二五
------------	----

武丁時代「貞卣卜辭」之再研究（高明）	三七
--------------------	----

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許進雄）	五三
----------------	----

問「鼎」（日、高嶋謙一）	七五
--------------	----

釋「禦方」（美、夏含辛）	九七
--------------	----

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林 沅）	一二
--------------------	----

再論武乙、文丁卜辭（肖楠）

一五五

甲骨文研究的過去、現狀及今後的展望（陳煒湛）

一八九

西周全文中的月相與共和宣幽紀年銅器（劉啟益）

二〇七

陝西肖扶風縣強家村出土號季家族銅器銘文考釋（于豪亮）

二五二

王子午鼎、王孫喜鐘銘文考釋（伍仕謙）

二七五

釋康侯殷（周永珍）

二九五

敵殷銘文淺釋（陳連慶）

三〇五

芮城柴村銅器銘文考釋（戴尊德）

三二二

陳公孫彥父旅瓶考（陶正剛）

三二五

楚國有銘銅器編年概述（劉彬徽）

三三一

啟卣、啟尊銘文考釋（何琳儀 黃錫全）

三七三

曾侯乙鐘銘文之管見（王文耀）

三九一

全文釋讀中一些問題的探討（續）（孫稚雅）

四〇七

研究全文族徽的一種新方法及其重要成果（澳·巴納）

四二一

北京圖書館所藏青銅器銘文拓本彙編序（徐自強 張亞初 劉雨）

四三九

兩周全文韻讀輯遺（陳邦懷）

四四五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紀要

大會秘書組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自一九七八年成立以來，到現在已經近四年了。在這近四年的時間裏，在有關党政機關的關懷下，已經舉行了三次年會。這幾次年會對推進古文字研究的進展，增強古文字的學術交流，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與此同時，古文字書籍的出版和古文字專業人才的培養，也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古文字學科專業隊伍小，人數少，后继乏人，人員分散，不通聲氣，（《吉林大學古文字學學術討論會紀要》）的情況，已初步得到改善。因此，各地的古文字研究工作迫切要求總結這四年的經驗，繼往開來，把我國古文字學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一九八〇年的第三屆年會上，理事會決定今年秋季在太原召開古文字研究會的第四屆年會。

本屆年會由山西省文物局主辦，由張頌同志任召集人。自今年年初開始籌備工作以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都給予籌備工作以大力支持。山西省文物局和省考古所的同志為了會議能順利召開，做了大量的工作。

和前三次年會比較，本屆會議的參加人數有了明顯的增加，許多過去沒有參加年會的同志和海外學者紛紛要求參加會議，或向會議提出論文。這充分反映了我國古文字研究欣欣向榮和國際交流日益興旺的景象。本屆會議代表共一三七人，列席代表六

八人。他們既有古文字學的教學、研究工作者，也有科研單位、大專院校、考古文物和出版單位的領導同志。不少青年同志參加會議或提出論文，使老年專家感到一種后继有人的喜悅。一些因年老體弱不能出席會議的老年專家，也向會議發來了祝賀函電。日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香港地區的古文字學者好并隆司、倪德衛、周鴻翔、班大為、夏含夷、荊允敬、高嶋謙一、許進雄、巴納、黃然偉、饒宗頤、單周堯、許禮平、陳雄根等先生也不遠萬里來參加了這屆年會，因故不能出席會議的馬來西亞的鄭良樹、美國的周策縱也向會議提出了論文。

年會籌備組向台灣的古文字學者發出了邀請，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未能參加會議。與會代表對此深感遺憾。

本屆年會由到會的理事于省吾、胡厚宣、張政烺、張頴、史樹青、馬承源、姚孝遂、于豪亮、李學勤、裘錫圭、高明、王世民、趙誠組成大會領導小組，張頴同志為召集人，負責會議的日常工作，由趙誠同志任秘書長。

大會於九月十五日上午，在太原市迎澤賓館十樓會議室隆重開幕。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王文章同志、山西省副省長趙軍同志、省文教委員會主任徐志遠同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江同志、省文物局局長劉靜山同志出席了會議。年會召集人張頴同志首先致開幕詞，他對國內外學者遠道來太原參加會議表示熱烈歡迎。並對台灣學者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參加會議表示遺憾。省委常委王文章同志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府向大會表示熱烈的祝賀，他指出中國古文字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研究、整理、考證中國古文字是中國人民的光榮職責。並預祝大會圓滿成功。海外學者饒宗頤、好并隆司、倪德衛、周鴻翔、許進雄、黃然偉等也先后在會上講了話，祝愿中國古文字研究

日益繁榮，國際交流更加興盛。最后，年會籌備組秘書長趙誠同志向大會介紹了籌備工作。

經過了七天的大會發言和坦率真誠的討論，每個代表都得到很大的收穫。大家懷着滿意的心情，參加了九月二十一日下午的閉幕式。中共山西省常委王文章同志、副省長衛逢祺同志出席了閉幕式。王文章同志在閉幕式上致詞，慶祝會議圓滿成功。海外學者高嶋謙一、巴納、倪德衛也先后致詞。最后大會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在會議期間，代表們及其它與會人員參觀了山西省博物館，游覽了晉祠和崇善寺。這些活動既使與會人員參觀了文物名勝，又活躍了大會的氣氛，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本屆年會共收到論文一百二十三篇，是歷屆年會收到論文最多的一次。論文的內容從卜辭的斷代到戰國文字考釋，幾乎涉及了古文字研究的每一個領域。其中不少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為推動古文字研究的進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吉林大學歷史系的姚孝遂同志首先向大家宣讀了他的論文《牢宰考辨》，指出卜辭中「牢」字應指專門繫養作為祭牲的牛羊而言。為了祀典的隆重，有時必須用專門飼養之牛羊作為祭牲，而不能用一般之牛羊。這種禮制一直沿習了很久，典籍不乏明證。大、小牢宰，只是指牲之大小而言，別無深義。宰字西周以后廢而不用。至於兩周秦漢太牢、少牢是否當如注家所解釋，則是另一個問題。糾正了過去對牢、宰和大牢、小牢的錯誤解釋。

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明同志的論文題目是《武丁時代「貞」與「卜」之再研究》。他

根據卜辭中小臣也有貞癸的記載，認為小臣是男性，所以不同意郭沫若同志釋癸為分曉的說法。又根據「貞癸卜辭」有「不放，不吉，若茲乃死」認為癸可能是指疾病而言，即《詩經·大雅·桑柔》「多我覯瘡」的「瘡」。

日本學者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的高嶋謙一先生在《問鼎》一文中對卜辭中鼎字進行了語法分析，指出卜辭中鼎字除借為貞字外，還可借用為正直的、正確的以及征伐等含義的字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夏含夷先生在《釋「御方」一文中，結合卜辭材料對《逸周書·世俘篇》中的「太公望命御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作了新的解釋。

自「婦好墓」發掘以來，卜辭的斷代研究十分活躍，而殷墟小屯南地甲骨的發掘又為卜辭的斷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繼上三次年會之後，甲骨的斷代研究在這次會議上仍然是學者們討論的重要課題。論爭的焦點是「歷組卜辭」的斷代問題。吉林大學歷史系的林沅同志雖然本人因故未能到會但為會議提供了題為《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的長篇論文，他用標型學的方法從字體、鑿鑽、卜骨修治、記事刻辭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認為自組卜辭、歷組一類、歷組二類是一個連續過渡性的系列。無名組（不署卜人名的「三期卜辭」）↓黃組（「五期」）又是一個連續過渡性的系列。根據小屯南地的材料，歷組一類卜辭和賓組記事卜辭同版，歷組二類卜辭和出組卜辭同版。所以自歷組和歷組不可能是文丁卜辭。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蕭楠同志在《再論武乙文丁卜辭》中則從稱謂、人名、事類、坑位和地層關係等四個方面對武乙、文丁卜辭（即歷組卜辭）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認為武乙、文丁卜辭只能定為四期，不能定為武丁時期。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李先登同志也在會上宣讀了題為

《關於小屯南地甲骨分期的一點意見》的論文，主張考古發掘的地層只能決定相對年代的上下限，至於地層內甲骨的早晚分期仍要靠甲骨學本身來解決。

接着大會就這一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歷史研究所古文獻研究室的李學勤同志、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裘錫圭同志發言，主張「歷組卜辭」屬於武丁時期，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鄧衡同志、中山大學中文系的陳煒湛同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許進雄先生則贊成「歷組卜辭」屬於武乙、文丁時期。中華書局的趙誠同志既不同意「歷組卜辭」屬於武丁時期，也不同意屬於武乙、文丁時期，並準備將來寫文章闡明自己的觀點。討論時，由於不同意見觀點明確，而且爭論雙方都舉出了充足的論據，會場氣氛顯得十分活躍。

在討論中，圍繞着卜辭的分期斷代問題，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的徐自強同志還就如何正確掌握地層學的原則進行甲骨分期問題作了發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周鴻翔先生，對卜辭貞人的名稱作了分析，認為所謂「貞人」可能別有所指，並非如董作賓指出的是進行貞卜的人物。另外，他根據多年的研究，對甲骨能否真正進行斷代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這些都使與會者極感興趣。

卜辭分期是研究甲骨學和商代歷史的基础工作之一，論爭雙方為了說明自己的論點，都需要深入分析材料。而且，論爭的問題已由單純的「歷組卜辭」分期問題發展到對卜辭分期與斷代的關係、分期斷代的方法以及考古發掘與卜辭分期的關係的探討。因此這次討論肯定會促進甲骨學、商代史研究的發展。

由於殷墟卜辭大都為非科學發掘品，缺乏明確的地層關係，又由於小屯南地的發掘向學術界提供了十分精密的科學發掘報告，因此大家寄希望於殷墟小屯今后能出土

更多的甲骨，也期望考古所能向學術界提供更多的科學發掘報告。

應用甲骨文資料研究商代歷史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本屆年會上，也就這方面的論文進行了討論。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胡厚宣同志在《甲骨文虎字說》中認為「武丁時代甲骨卜辭中的𧈧字即是虎」，就是《說文》中的𧈧字，也就是今天的蒙字。「蒙者冒也，乃勇士出征以虎皮偽裝，以冒犯敵人之義」。他進而認為古代的傳說的「驅猛獸作戰，乃是勇士作戰蒙猛獸之皮以為偽裝」，既不真是驅猛獸作戰，也不是「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為商代戰爭方式的研究作出了新探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許進雄先生在《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中，認為卜辭中的𧈧即《說文》中古文𧈧字，因襲有耕義，所以𧈧也是耕地的意思。他並認為此字下部從牛，所以商代已用牛耕。但在商代由於牛主要用於祭祀，且耕地大量使用奴隸，所以牛耕並未推廣。

中山大學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陳煒湛同志的文章《甲骨文研究的過去、現狀及今后的展望》，強調了從語言角度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性，並且從文字考釋、出版甲骨選集、斷代研究、商史研究、甲骨文字的理論闡述、應用甲骨文研究上古漢語、甲骨文金文的比較研究等八個方面對今后的甲骨文研究進行了展望。他主張要向廣大群眾普及古文字知識，向社會宣傳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中華書局的趙誠同志在發言中，希望大家立足實踐，多寫文章，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取得社會上的承認，同時宣傳工作也要靠古文字研究者自己去做了，並希望大家能寫出一些高質量的古文字普及讀物。

一九七七年陝西周原發現的有字甲骨已經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在這次年會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徐錫台同志宣讀了自己的論文《周原甲骨文的斷代》，他根據周

原甲骨的同出器物的年代〇—二測定。卜辭的內容、卜辭的字體等四個方面所作的分析，認為它們是先周時代（即武王以前）的甲骨，而不是武王時代的甲骨，也不是古公亶父時期的甲骨。陝西省文管會博物館的陳全方同志在《周原新出土甲研究》中，則認為周原甲骨屬於西周初年，他並對周原卜甲中的河山地名、人物職官、動物名稱、歷法及八卦符號等方面作了分析，認為「周原這批甲骨文表明了周初活動區域已很廣泛，其職官已有一定的制度，畜牧亦相當發達，並產生了一定的天文、數學知識」。

西周的年曆和月相問題，歷來是古文字學者和考古學者關心的問題，也是這屆年會的討論課題之一。

西周月相有四分說及定點說兩種意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的劉啟益同志，近年來一直在研究西周銅器的斷代問題，他根據定點的說法，已經寫了四篇文章研究西周銅器。在這次年會上提出的論文《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與共和宣幽紀年銅器》中，他在總結前四篇文章的基礎上，討論了共和至宣幽的六件紀年銅器，結論是：它們反映的朔日分別與相應的朔日相合，並據此論證定點說的正確。他還對幾件朔日與定點說不合的西周紀年銅器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上海博物館的馬承源同志則持「四分說」，他在《西周金文中的月相研究》一文中，全面地推算了金文月相的相對幅度。他在文中列舉了以《趙曹鼎》和《迷鐘》為基準器而推算的大量統計數值，認為這些數值經過合理的篩選，最后形成的組合，都是屬「四分月相」的數值，而反映不出「定點月相」的數值。因為各器的互相推算都得出了相同的結果，從而證實王國維提出的西周時代「四分一月說」是正確的。

與會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黃盛璋同志認為

周原甲骨中「既吉」的說法，和月相術語中的「初吉」構辭方式相同，應該也是記時的一種方法，因而他既不同意四分說，也不同意定點說，而主張五分說，即：初吉、既吉、生霸、既望、既死霸。他並且認為「初吉」、「既吉」都不是月相，西周可能採用三旬分月和月相混合記時。山西大學戚桂宴同志也就月相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先生在《西周之年曆》一文中，着重研究了西周的年曆，排出自公元前一。五九年至前七七一年西周各王在位的年表。並定武王克商為一。四五年。胡厚宣、李學勤、于豪亮等同志都在會上發言，認為倪德衛先生文章的觀點、材料、方法都別開蹊徑，值得我們借鑒。斯坦福大學班大為先生在《周文王受命與武王克殷之瑞徵》一文中則應用現代電子計算機對天象的測算，論證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一。四六年。

澳大利亞澳洲國立大學的巴納先生多年來研究中國銅器，他在題為《一種研究金文族徽的新方法及其重要成果》的論文中，介紹了他對族徽文字的研究，他認為族徽文字是有發展的，從它的發展中可以摸索出它的規律。在會上並展示了他主編的《近五十年新獲青銅器銘文彙輯》的樣稿。

古文字研究者對新出土的有銘銅器往往有着極大的興趣。去年在陝西省長安縣新出土了一件有二百多字銘文，記載西周晚期獫狁入侵的《多友鼎》。李學勤同志對這篇銘文作了詳盡的考釋，並在本屆年會上宣讀了他的論文《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他不同意田醒農、雒忠如同志定此器為宣王時器的意見。他根據與此器時期接近，內容有關聯的《敵鼎》、《禹鼎》、《柳鼎》等器定此器為厲王。同時他還認為銘文中所涉及之地名在陝西，不在山西。多友不應是鄭桓公而是鄭武公的一名部下。

歷史所的張政烺同志、四川大學歷史系的伍仕謙同志、地理所的黃盛璋同志、考古所的劉雨同志都在會上就《多友鼎》問題作了發言。伍仕謙同志同意李學勤同志定此器為厲王時器的意見，劉雨同志則認為應為宣王比較合適。黃盛璋同志認為涉及的地名以在山西的可能性較大，劉雨同志則根據考古材料，認為在陝西。張政烺同志認為銘文中「多友西追」可能是「多友迺追」之誤，他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同志的贊同。一九八〇年在安徽舒城县九女墩出土一個銅鼓座，上面有一百五十多字的銘文，其中有些字的字形頗為罕見。安徽省博物館的王少清同志和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的陳東新同志分別在《舒城县九女墩戰國墓金文初探》和《安徽舒城出土鼓座銘文試釋》中，對這件鼓座的銘文進行了考釋。這篇長篇銘文對考證春秋戰國時徐淮一帶的史跡非常重要，與會者對這件銅器頗為重視。

除對《多友鼎》的討論和舒城銅座的考釋外，會上還有十三位同志宣讀了考釋銅器的文章。

伍仕謙同志的題為《王子午鼎、王孫誥兩鐘銘文考釋》的文章中，指出春秋以後的銅器銘文中習見的「正月初吉丁亥」可能不是實際的作器時期而是一種吉日的代稱。並根據這兩件器及馬王堆本《老子》之部，脂部通叶的情況，認為之部、脂部通叶可能是楚地的方音。他還根據《王子午鼎》的出土，認為楚之初封地丹陽應即今淅川縣。于豪亮同志的論文《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號李家族銅器銘文考釋》中，對《師觀鼎》的銘文逐字逐句作了解釋，對《即殷》、《師丞鐘》和《恒殷》的銘文中的難解詞句，也作了解釋。他認為《師觀鼎》鼎后一句「乍公上父尊于朕考賣季易父敦宗」的「賣」應讀郭，郭季即號季，並進而論定這批銅器屬號李家族。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代尊德同志的論文題目是《芮城柴村銅器銘文考釋》，他指出柴村出土的《叔向父毀》和《叔代父鼎》是西周厲王時的銅器。並根據出土地點認為它們可能是古魏國器。

湖北省博物館的劉彬徽同志，從事楚史和楚文化的研究工作，他在大會上宣讀了《楚國有銘銅器編年概述（初稿）》一文，對楚器器型及銘文進行了系統整理，排出楚國銅器的系列，定出了不同時代的標準器，為楚史研究提供了資料。

會議對金文中有關的歷史問題也進行了討論。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同志在《關於金文中諸侯爵稱》一文中，着重指出：西周時期各國諸侯在位時，大多稱侯，死后追稱公。只有戎翟首領才稱王，春秋時期稱王之國也只限於徐、楚、吳、越。天子左右重臣稱公，宋、鄭等國國君也稱公，后者屬采邑不多的畿內封君。子、男具體地位不明確。對王國維以來否定古有五等爵稱的看法，提出否定的意見。

會議的論文也涉及了對金文書籍的評價問題。中山大學中文系孫稚離同志的論文《三代吉金文存辨正》指出了這部著名的金文書籍中的若干疏漏。這有利於古文字工作者更好地利用此書，因而受到歡迎。

會議對戰國文字研究及古文字考釋問題也進行了大會發言和討論。

張頴同志的《中山王響器文字編序》雖是一篇序跋文字，但對響器文字提出了不少精當的見解。他根據中山王器文字的特點，從衆多的戰國貨幣中提出了中山國貨幣的線索。用中山文字與宋郭忠恕《汗簡》相互參驗的方法，指出了《汗簡》一書中收錄的某些奇體字形的可信性。同時，他對中山王墓《兆域圖》中的四個宮名，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見解。

香港中文大學的饒宗頤先生在題為《曾侯乙墓匱器漆書文字初釋》的論文中，分析了不為人所注意的曾侯乙墓中的一段漆書文字，指出了這段文字與同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圖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這段漆書文字與今本《竹書紀年》中的《帝載之歌》的詞句非常接近，都是講的天象與農時的聯系。因古人每以天文與樂律並提，且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樂器，所以他認為曾侯乙可能是楚國的樂官。

山西大學歷史系的李裕民同志在《古字新考》中，重新分析了《侯馬盟書》中的「麻夷非是」這句話，認為它是「麻夷之，非是」的簡寫，其意為處死背盟的人並滅亡其族氏，對過去的解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吉林大學歷史系的于省吾同志，雖然八十五歲，可是仍然精神矍鑠，寫作不綴。這次他向會議提出的論文《釋兩》，指出許慎《說文解字》中對「兩」字的解釋是不正確的。他引證古文字的資料及近代出土的商周車輛，論證了金文兩字所從的「𠂔」，即甲骨文「車」字上的「𠂔」，象輻及衡，从象雙輓形。後來由於文字的演化，它逐步由「𠂔」（車）的局部分化出來，獨立為「兩」字，用以表示成對成雙的器物。他的論文論證精嚴，得到大多數代表的贊同。

歷史研究所張政烺同志的論文題目是《殷契首字說》。甲骨文有𠂔又作𠂔、𠂔等形，羅振玉釋羊，郭沫若釋𠂔，然均難通釋每條有此字的卜辭。作者認為此字即《說文》之首字，讀蔑，卜辭中「勿首」、「弔首」或「不首」連用，表示認真、注意、重視、尊敬、嚴肅對待、不要減少、不要取消，保證質量各方面的意義。作者用自己的見解重新釋讀了有關卜辭，使原來不甚明確的辭義得到了確切解讀。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裘錫圭同志在《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中，用據形系聯的方

法，考釋了戰國璽印文字中常見的𦵿、𦵿、𦵿三個字，分別釋之為脂、脂和𦵿字。他並就這三個有關的問題進行了研究，由於他釋𦵿為𦵿，使銅器銘文中的若干語句得到了正確的解釋。

中山大學中文系曾憲通同志的《說絲》，就𦵿字的初文，探討了與絲、絲有關的若干問題，考釋出了一系列舊所不識的金文、古文奇字，頗多勝義。

香港《大公報》馬國權先生的《鳥蟲書研究》考證了鳥蟲書的源流，全面考釋論述了傳世出土的銅器、印章等器物上鳥書與蟲書，是一篇研究鳥蟲書的佳著。

會議的最后階段討論了有關古文字研究的其它問題。

澳大利亞澳洲國立大學的黃然偉先生在論文《馮桂芬的說文解字段注考證》中，根據他對馮桂芬《說文段注考證》的研究，着重指出了馮桂芬從注明出處、補充刪節、辨明古今本、校正錯字、補足闕漏、糾正語病等六個方面對《說文段注》的貢獻。因為《說文段注》是影响很大的一部文字學著作，所以他認為馮桂芬的《考證》羽翼《段注》，對我們今天非常實用，並建議有關出版社能予以出版。

中華書局趙誠同志的論文題目是《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他認為漢字發展過程中，為了更好地擔負起作為漢語書寫符號的責任，有助於人們的思想交流，必然要不斷地進行內部調整。他並且從類變、類化、定形、統一、繁化、簡化、轉化等七個方面對古漢字的內部調整作了具體分析。

日本岡山大學好井隆司先生在《轉田再考》一文中，認為古文獻中「制轉田」一詞的含義是制御了舊的定期易田的田制，創造了新的阡陌制。

最后應該一提的，是歷史博物館的史樹青同志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局的傅大自同志